

伊斯蘭國之前的中東國際關係

A Histor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before ISIS

陳立樵

壹、前言

至目前為止，橫跨於伊拉克（Iraq）與敘利亞（Syria）邊界的伊斯蘭國（ISIS）已經有衰頹的現象。在這幾年間，伊斯蘭國給伊拉克與敘利亞帶來分裂的危機。不僅中東地區受到影響，連帶法國、比利時、英國都發生與伊斯蘭國有關的爆炸案件。伊斯蘭國所造成的問題，已經不是國與國之間的紛爭，而是單一組織與許多國家的對立，其影響力大過於由奧薩瑪賓拉登（Osama bin Laden）成立的基地組織（Al-Qaeda）。

在主流輿論裡，伊斯蘭國成了不可饒恕的邪惡組織。許多媒體的報導清一色批判伊斯蘭國的蠻橫與殘暴的行徑，閱聽者也因而譴責該勢力對當地少數族群、婦女與兒童的屠殺與虐待。當巴黎、布魯塞爾、倫敦都有與伊斯蘭國相關的爆炸案件時，幾乎大半個世界都在為這些城市的人們祈福。社群媒體使用者也紛紛將大頭貼換上受害國的旗幟，為他們祈福。但是，人們瞭解伊斯蘭國嗎？人們瞭解當代中東局勢為何成為這樣的情況嗎？本文認為，探索近現代中東歷史的發展，會是理解現在伊斯蘭國與中東、西方世界關係的重

要途徑，換句話說，若將歷史切割於當代議題之外，就難以發現現在問題的根源在哪裡。

本文試圖釐清近現代中東歷史的發展，先行探討 19 世紀以來西方強權與中東世界的關係，進而探討伊斯蘭國成立的意涵，再嘗試指出未來中東與西方可能發展的模式與方向。若伊斯蘭國就此土崩瓦解，中東地區會進入什麼樣的時代，還沒有人能夠知曉，不妨藉由歷史經驗之探討，讓觀察當下議題的視角更加豐富。

貳、英俄大博弈下的中東世界

伊斯蘭國建立於今日伊拉克與敘利亞邊界上，這一區域連帶鄰近地區，自 19 世紀以來，就是以英國與俄國為主的西方強權，不斷進行勢力爭奪的範圍。俄國自 17 世紀以來，勢力南下進逼黑海、高加索、裏海、中亞，而英國也早已以印度為主發展出範圍廣大的海上貿易活動，中東地區的波斯灣、阿拉伯海、紅海都在英國的掌握之中。當時中東地區的兩大勢力：鄂圖曼帝國（Ottoman Empire）與伊朗（Iran），便在這一時期受到英俄強權的壓迫。英俄在中東的競爭，稱為「大博弈」（Great Game）。¹

到了 19 世紀末，德國勢力在歐洲崛起，1890 年即位的皇帝威廉二世（Wilhelm II）提倡「世界政策」（Weltpolitik），也將觸角深入中東，挑戰著英俄在這區域的優勢。鄂圖曼為了擺脫英俄壓力，逐漸向德國靠攏。1914 年歐戰爆發，德國、奧匈帝國、義大利組成「三國同盟」（Triple Alliance），面對英國、法國、俄國「三國協約」（Triple

¹ 英國學者亞普（Malcolm Yapp）曾精闢分析過「大博弈」一詞的起源、使用。見 Malcolm Yapp, "The Legend of the Great Game," *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, Volume 111, 2000 Lectures and Memoirs*, Oxford: The British Academy, 2001, pp. 179-198.

Entente) 的挑戰。隨後鄂圖曼成為德國盟友，戰爭也從歐洲蔓延到中東。伊朗不願加入戰爭，選擇中立。英法在 1916 年藉由各自的中東專員，簽署了《1916 年賽克斯 - 皮科協議》(Sykes-Picot Agreement of 1906)，將美索不達米亞 (Mesopotamia) 到東地中海之間的鄂圖曼領土一分為二，北方為法國勢力範圍，南方則是英國勢力範圍。²英法為了能夠完全掌握中東優勢，罔顧當地阿拉伯人的生存權益。

俄國原本也在這場勢力爭奪之中，英法瓜分阿拉伯世界時，俄國則控制黑海地區。但 1917 年俄國爆發兩次革命，第二次的 11 月革命誕生了蘇維埃政府，領導人列寧 (Vladimir Lenin) 先是頒佈「和平法令」(Decree on Peace)，後與德國陣營停戰，也決定放棄舊俄時期在中東地區的特權，蘇維埃退出戰爭、其軍事力量也退出中東地區。這對於英國來說有相當大的好處，過去處理中東事務都必須顧及俄國的意見，現在蘇俄撤退，中東地區僅剩英國一方獨霸。同一時刻英國外交部長的《貝爾福宣言》(Balfour Declaration)，同意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 (Zionists) 在巴勒斯坦 (Palestine) 建立家園，³ 就不需要再看蘇俄的意見。1920 年戰勝國組成的國際聯盟 (League of Nations)，將上述的阿拉伯地區委任給英國及法國託管，英國管理的區塊後來成為伊拉克、外約旦 (Transjordan)、巴勒斯坦，法國管理的區塊則有敘利亞與黎巴嫩 (Lebanon)。

二戰結束之後，儘管英法兩國屬於戰勝國一方，但法國在 1940 年形同亡國，英國在戰爭期間若無美國協助也難以在歐洲與德國抗衡，導致戰後英法兩國也難以再控制其委任託管的地區。除了伊拉

² James Barr, *A Line in the Sand: Britain, France and the Struggle that Shaped the Middle East* (London: Simon & Schuster, 2011), pp.7-92.

³ M. E. Yapp, *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, 1792-1923* (London and New York: Longman, 1987), pp.290-291.

克於 1921 年、埃及於 1928 年獨立之外，外約旦、敘利亞、黎巴嫩都在戰後獨立，1948 年以色列 (Israel) 在巴勒斯坦建國。另外，1923 年土耳其共和國 (Republic of Turkey)、1933 年沙烏地阿拉伯 (Saudi Arabia) 相繼建立。現代的中東版圖，就在西方強權的爭奪與戰爭之下形成。至於主導中東與世界的強權角色，換成了美國與蘇聯，前者取代英國，蘇聯則是像舊俄一般又籠罩著中東世界，此後進入了冷戰時期。

參、冷戰時期的中東世界

美國與蘇聯的冷戰如同 19 世紀英國與舊俄的「大博弈」般，南北夾殺中東地區。然而中東已經有不同的面貌，這個區域由鄂圖曼與伊朗支配的時代，轉為不同新興勢力的國家，而且與西方國家仍有密切且緊張的關係。也因為如此，二戰雖然結束，但其實中東並沒有誰脫離強權的控制，更因為這樣，當美蘇兩強開始主導世界局勢時，有些中東國家向美國靠攏，有些則與蘇聯同一陣線，使得這個區域呈現分裂的狀態。

冷戰開始之際，美蘇都展開組織陣營的活動。當美國主導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(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, NATO)，蘇聯也在東歐組成了華沙公約組織 (Warsaw Pact)。隨後，中國共產黨成為亞洲主要共產勢力，1953 年韓戰結束則形塑了兩北韓對峙局勢，東亞的冷戰也出現了。中東地區也一樣充滿濃厚的冷戰氣氛，英國聯合了土耳其、伊朗、伊拉克、巴基斯坦，在 1955 年簽署《巴格達公約》(Baghdad Pact)，組成中部公約組織 (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, CENTO)，作為中東地區防範蘇俄共產勢力的區塊。沙烏地在二戰時與美國開始合作，而以色列也有美國支持，在短時間內廣大的中東

地區幾乎都是資本主義的天下。但不代表蘇俄沒有發展的空間，畢竟不是所有中東國家都願意加入資本主義世界。1952 年埃及總統納賽爾（Gamal Abdel Nasser）挺身與西方強權對抗，在 1956 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（Suez Crisis）中成為阿拉伯人的英雄。⁴ 敘利亞也與埃及同一陣線，成為 50 年代之後對抗以色列的主要角色。蘇俄成為這時候埃、敘的重要支持方，儘管這不代表埃、敘會成為共產主義國家，但共同敵手都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。

但中東區域卻非鐵板一塊，各國內部都有不同的變化。1958 年伊拉克爆發革命，新政府抱持反西方立場，使得中部公約組織缺了一角。1979 年伊朗也發生革命，反美勢力主導政局，更讓西方陣營失去中東地區最大的合作伙伴。可是，最反西方的埃及，卻在 1973 年對以色列的戰爭失利之後，總統沙達特（Anwar Sadat）轉而與以色列和談，1978 年與以色列總理比京（Menachem Begin）受邀參與美國總統卡特（Jimmy Carter）的大衛營（Camp David），隨後一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，這也導致原本在埃及的蘇聯顧問與專家都不得不離去。唯有 1970 年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（Hafiz al-Assad）仍與蘇聯保持友好，今日俄羅斯在敘利亞仍有軍事基地，便是在這個時期所延續下來的關係。中東國家自身的變動，也改變著美蘇冷戰的版圖，兩方之間相互影響。

1979 年美國進攻阿富汗，主要因為當時阿富汗的左傾政府並不願意全然聽令於蘇俄。對於蘇俄在中東地區可能僅剩敘利亞做為盟友的情況下，阿富汗的「叛逃」很可能讓蘇聯在中東地區無法再與美國抗衡。畢竟相較之下，美國雖然失去了伊朗、伊拉克，但土耳

⁴ Mehran Kamrava, *The Modern Middle East: 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* (California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5), pp.108-115.

其一直都有加入歐洲的意願、約旦接受美國經濟支援、沙烏地與以色列本就是美國盟友，再加上剛與以色列和談的埃及，反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在中東地區的地位穩固。1980 年代，蘇聯在阿富汗的戰爭完全失利，彷彿 1960 年代美國在越南一樣。美蘇都在第三世界的戰場遭到極大的挫敗，原本應該是美國在越戰之後從此一蹶不振，但蘇聯侵略阿富汗付出太多人力與財力，相較之下美國反而具有優勢。對阿富汗的戰爭，成為 1991 年蘇聯解體的重大因素。美國隨後在 1990 年代不僅在中東世界獨霸，也在全球獨霸。

不過，21 世紀由普丁（Vladimir Putin）領導之下的俄羅斯，卻又重新在中東地區佔有重要地位。美國在 2001 年 9-11 事件之後元氣大傷，儘管打下了阿富汗，又將伊朗、伊拉克、北韓列入「邪惡國家」（Axis of Evil），也在 2003 年攻打伊拉克，試圖展現實力，結果反而陷入戰爭泥淖，許多輿論批判美國又重蹈越戰的覆轍。俄羅斯反而逐漸在中東取得外交優勢，普丁與伊朗、伊拉克、敘利亞、土耳其等國家領導人會面，歷任美國總統難有這樣的場面。中東地區的發展，在此時又回到了美俄兩強對峙的局面。

肆、伊斯蘭國與當代局勢

2014 年 6 月開始躍上國際頭條新聞的伊斯蘭國，橫跨在敘利亞與伊拉克的邊界上，主張要粉碎《1916 年賽克斯 - 皮科協議》在中東地區劃定的版圖。從這方面可以看到，100 多年前英法以自身利益為主而瓜分阿拉伯世界一事，對部分的當地穆斯林來說是場深仇大恨。英法的作法並非按照以往鄂圖曼的行政區域，也不可能符合當地族群的認同，必然使當地族群被迫分裂，更多問題浮現。英國學者尤金（Eugene Rogan）認為，一戰爆發後一個世紀之後，中東的國

界的爭執仍未中斷。⁵

敘利亞與伊拉克原本都只是早期的地理名詞，卻因為英法的託管、獲得獨立機會而成為新興國家。敘利亞首都在大馬士革，伊拉克首都在巴格達，而目前伊斯蘭國橫跨的區域都是伊敘兩國的邊陲地區，存有中央與地方發展不均衡的問題。無論伊斯蘭國是否會在近期内遭到擊敗，這個勢力之所以迅速壯大，肯定不少當地人對西方、伊敘兩政府都抱持的敵意。伊斯蘭國的興起，絕對有值得令人認同的因素，不盡然可以由外界的批判聲音就能說明。各界輿論批判與譴責伊斯蘭國時，人們也必須要反思是不是伊斯蘭國的壯大正符合了不少人的認同。這過程中不乏殘暴行徑出現，但每個新興勢力不也都是如此？早期的法國、英國，以及近代的美國，不也都是建立在虐殺立場不合的族群之基礎上？

從整個歷史發展脈絡來看，宗教、民族、文化並不是這個區域的問題，目前所見的報導都著重在伊斯蘭國帶來種族、信仰等仇恨與衝突，但問題是每個區域的社會都有這些差異。歐美社會也是如此，許多少數族群、異教信徒也都遭排擠、歧視、迫害。當代歐美國家的優勢在於並未受到軍火摧殘，不至於讓社群差異轉變成武裝衝突。美國本土從未面對戰爭壓力，得以自豪是「民族大熔爐」，且自大地指責其他地區是「民族火藥庫」。歐美輿論都沒有考慮到，其他地區所以成為「火藥庫」，多是過去帝國主義摧殘下的產物，代表西方強權在非西方世界畫出的版圖，並非當地人認同的版圖。

2003 年美國攻打伊拉克，海珊（Saddam Hossein）政府在短時間內被擊潰，海珊本人也遭到逮捕，2006 年遭到審判後吊死。但這

⁵ Eugene Rogan, *The Fall of the Ottomans: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, 1914-1920* (New York: Basic Books, 2015), p.405.

似乎不代表海珊勢力就這樣完全瓦解，有消息指出伊斯蘭國高層內有 100 多人來自海珊政府。顯然美國對伊拉克的侵略並不能一次終結所有的問題，伊斯蘭國是從後海珊時期轉型而來的新勢力，也當然反美、反西方的立場會特別凸顯。無怪乎許多評論認為，伊斯蘭國是美國一手造成的。伊斯蘭國形成的性質，具有歷史與當代問題的意涵。《1916 年賽克斯 - 皮科協議》是伊斯蘭國建立的遠因，2003 年美國侵略伊拉克則是近因。歷史問題尚未解決，又有當代問題再層層疊上去。

此時伊斯蘭國的問題尚未終結，美國與俄羅斯在西亞還是佔有主導地位。從美國方面來看，伊朗是美國在西亞地區相當重要的對手，而以色列與沙烏地也與伊朗對立，形成了「華盛頓 - 特拉維夫 - 利雅德」連線。從俄羅斯方面來看，敘利亞政府是俄羅斯支持的對象，而土耳其都不願敘利亞崩潰而使局勢更加混亂，遂形成了「莫斯科 - 安卡拉 - 德黑蘭」連線。由此可見，自近代以來，中東面對西方，仍然處於兩個強權南北施壓的局面，此時伊斯蘭國與其他中東議題正難分難解之時，還需要觀察美俄兩強會採取什麼樣的應對策略。

伍、未來中東世界的發展模式

從近現代中東歷史的發展來看，伊斯蘭國之形成，其實是西方強權在中東世界百年多來爭奪勢力下的產物。整個中東地區，除了伊朗領土保持完整以外，鄂圖曼被英法切割成細小的碎片，散落一地。各自興起的阿拉伯勢力雖欲爭取自身權益，卻終究還是在西方的掌握之下。這幾年伊斯蘭國突破了國界、跨過了區域侷限，可是距離撼動西方世界還是有一段距離。

但在伊斯蘭國瓦解之後，中東世界也不可能有和平的一刻。這是國際政治角力的常態，曾失去優勢的力量不會完全走入歷史，而是會以新的型態重新取回既有的影響力。伊斯蘭國等於是後海珊的勢力，此時若將進入後伊斯蘭國的時代，那必然伊斯蘭國的殘餘力量也會以新的型態興起。那會是何時？或用什麼形式？尚無人知道，但肯定會出現。而西方世界也可能會有其他方面的改變，進而改變他們對於中東地區的政策。在許多主客觀因素交錯影響下，中東的國際局勢實不可能簡單論述，也難以明確說明會是什麼樣的模式發展。

暫時沒有變動的應是兩極強權在中東的競爭。19 世紀以來，英俄大博弈主導了中東局勢，20 世紀上半葉的兩次大戰卻沒能改變什麼，戰後出現的美蘇冷戰，依舊是兩極強權與中東對峙的狀態。而冷戰結束之後，也只是短暫的美國獨霸，進入 21 世紀，俄國勢力再現，美俄對立的局勢也再度出現。只不過美國似乎已勢力走衰，相較之下俄國在中東地區還像個勝利者。這樣的兩極化模式，在中東地區應該還會持續下去。

